

长篇历史小说

孙
义

郭恩德著

第三卷

汾阳王郭子仪

史称“一代纯臣，千古完人”

今称“和谐之圣”

CHANGPIANLISHI
XIAOSHUO GUOZIYI



山西出版集团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

第三卷

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郭子仪(第三卷) / 郭恩德著. ——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9
ISBN 978-7-203-07285-0

I. ①郭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90329 号

郭子仪(第三卷)

著 者: 郭恩德

责任编辑: 张文颖 冯灵芝

装帧设计: 战毓真 柏学玲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 : sxsckb@163.com 发行部

sxsck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ck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太报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75

字 数: 330 千字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2011 年 9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7285-0

定 价: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第三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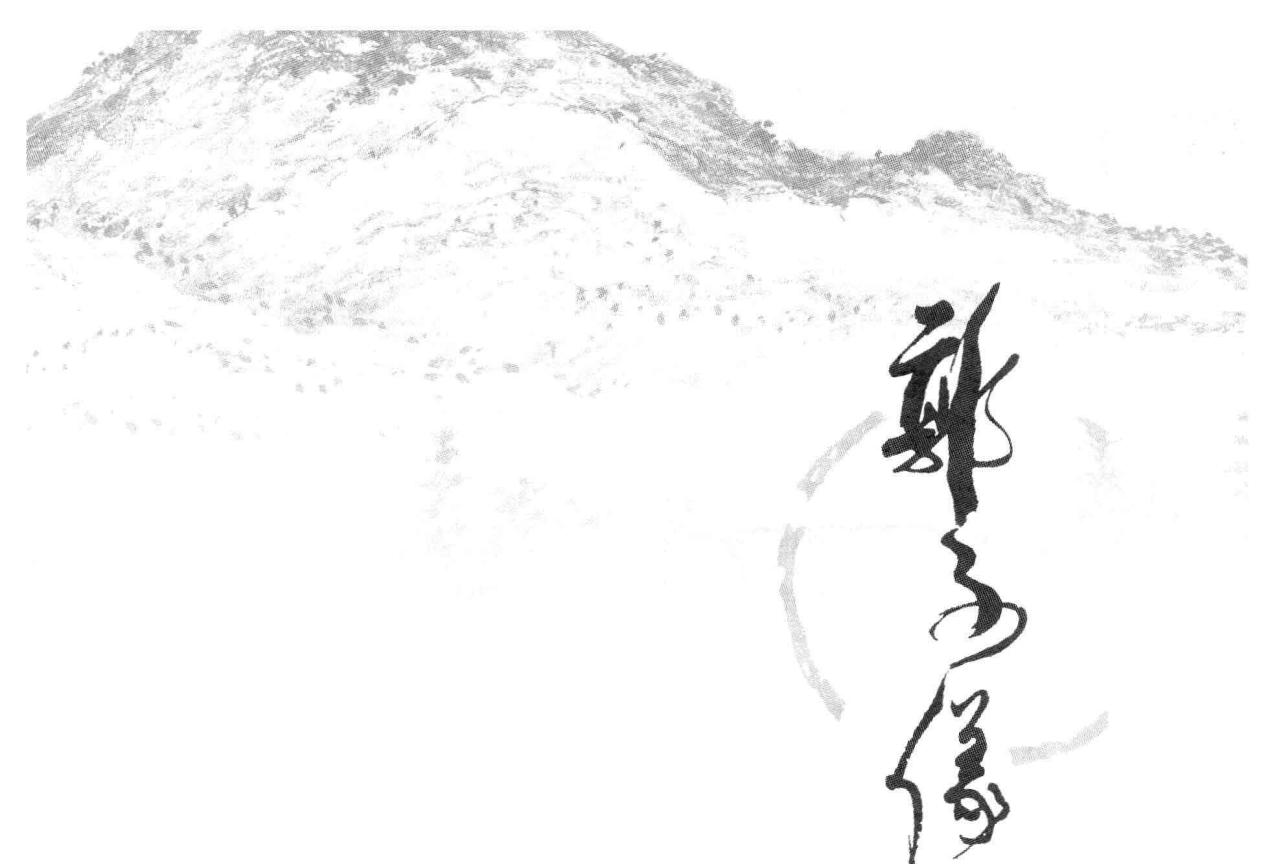
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)至唐德宗建中二年(781)
(从郭子仪六十三岁至八十五岁)

哲人曰：“天才三境界，入世随俗，避世
隐居，救世献身。”

“常人之心常存愿望，伟人之心常存目标。”

一个真正伟大的人，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欲
望，为远大目标、为人类共同利益终身奋斗的
人；一个真正伟大的人，是不会因为爱情而发
狂的人，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柔弱的感
情；一个真正伟大的人，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
压制，每日三省吾身、知错必纠的人……

——择自创作手记



死

【

目
录】

第一章 出世入世汾阳王

- 一 郭曜为丧事，送走老夫人 / 1
- 二 灵柩依乡俗，彩月惹事端 / 4
- 三 郭旰肉体去，灵魂依然在 / 8
- 四 郭子仪悼子，史朝义弑父 / 12
- 五 老夫人托付，决姬女认母 / 17

第二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

- 一 上皇劝肃宗，辅国逼上皇 / 23
- 二 子仪拜肃宗，决姬生误会 / 26
- 三 父女终相聚，兄妹难相认 / 29
- 四 太子夜访妹，子仪别上皇 / 34
- 五 太上皇驾崩，唐肃宗病重 / 37

六 辅国竟矫诏，光弼遇黑车 / 40

第三章 皓皓星月照天地

- 一 李白遭监禁，皇甫施淫威 / 46
- 二 李白夜受审，子仪往相救 / 51
- 三 张皇后密谋，李辅国逼宫 / 56
- 四 唐代宗登基，李辅国受封 / 61
- 五 子仪能适世，李白憾归天 / 63

第四章 辅国被杀千秋谜

- 一 元振费思谋，卢杞探郭府 / 67
- 二 子仪再自贬，辅国被暗除 / 69
- 三 二度失兵权，子仪荐仆固 / 75
- 四 仆固平逆胡，酒醉吐真情 / 77
- 五 嫁女联回纥，仆固遭谗言 / 79

第五章 高山流水各一方

- 一 汾姬终回宫，暗中遭监视 / 84
- 二 姑嫂情相依，仆固诉委屈 / 88
- 三 子仪情自抑，决意会仆固 / 90
- 四 汾姬又生疑，释疑替子仪 / 95
- 五 汾姬留信去，子仪追决姬 / 100



第六章 军人怎可不爱国

- 一 程元振驯马，唐代宗忧虑 / 106
- 二 诚意会仆固，汾姬甚失望 / 109
- 三 仆容吐蕃，延昌怒断指 / 115

目
录

2





- 四 众祭英雄指，轻骑收长安 / 118
- 五 郭子仪受封，程元振遭贬 / 123

第七章 风雨难却风雨情

- 一 老夫人回京，郭子仪祭祖 / 127
- 二 郭晞纵部下，秀实执军法 / 132
- 三 郭曙为家父，私自放仆固 / 136
- 四 母斥仆固儿，子仪谋救子 / 142
- 五 郭曙罚充军，子仪悲相送 / 145
- 六 义接二老母，子仪祭光弼 / 148

第八章 唯大英雄真本色

- 一 子仪正惆怅，郭曙忽归来 / 151
- 二 郭曙会仆固，仆固突发病 / 154
- 三 仆固卷土来，子仪再出征 / 156
- 四 郭曙攻心战，仆固竟暴死 / 159
- 五 子仪弱胜强，单骑退回纥 / 163

第九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

- 一 坚辞尚书令，子仪防朝恩 / 170
- 二 朝恩施奸计，子仪智应对 / 174
- 三 章敬寺落成，颜真卿送匾 / 177
- 四 平反建宁王，计劝唐代宗 / 181
- 五 子仪顾大局，朝恩又施计 / 184

第十章 祖坟被掘千古事

- 一 周智光掘坟，小虎等遇害 / 189

- 二 老夫人压阵，沈皇后献策 / 191
- 三 应召回京师，自揽掘坟事 / 193
- 四 子仪接小妹，举家夜祭祖 / 198
- 五 张谭遇小妹，子仪又赴边 / 204

第十一章 君臣巧释打金枝

- 一 朝恩暗挑拨，郭暖醉新婚 / 209
- 二 子仪寿诞日，儿女各尽孝 / 213
- 三 联句祝父寿，郭暖打金枝 / 217
- 四 公主诉委屈，君臣巧处理 / 222
- 五 运粮车被劫，智光遭天谴 / 227

第十二章 张谭泣血呼令公

- 一 子仪建新坟，真卿书碑铭 / 230
- 二 猴兵传圣意，夫人点子仪 / 233
- 三 郭府开盛宴，联诗竞争先 / 235
- 四 子仪陷酒宴，夫人忧且劝 / 238
- 五 朝恩诬张谭，美女惑子仪 / 244

第十三章 知错即改大丈夫

- 一 吴曜误子仪，张谭蒙冤去 / 250
- 二 汝姬真情信，子仪觉醒时 / 254
- 三 佛堂审吴曜，平反张谭案 / 259
- 四 子仪自赎罪，重修广胜寺 / 262



目
录

第十四章 子仪智斗鱼朝恩

- 一 朝恩邀子仪，独赴章敬寺 / 265





- 二 子仪论古今，佛堂斗茶宴 / 270
- 三 朝会寒食节，智除鱼朝恩 / 275
- 四 圆寂老夫人，情归郭子仪 / 278

尾 声 千古英雄万古诗



第一章 出世入世汾阳王



一 郭曜为丧事，送走老夫人

大唐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金秋，河东汾阳一带迎来了收获季节，却也传回了惊人的噩耗。

这天，郭家堡郭府中郭曜正听下人回话，忽听二门上传来云板，因郭府乃朝中重臣之深宅大院，平时报事的都以打云板为号，什么事打几下云板，都有定数。而今，竟连叩四下，郭曜不敢相信，因有神三鬼四之说，这云板连叩四下，乃丧音。郭曜再细听去，又叩四下，不免大惊。愣怔片刻，正待打发人去问，早有人匆匆来报：“二爷郭旰在潼关殉国了！”郭曜怀疑自己的耳朵，惊诧之间又问一遍，这回听得仔细，来人确是报丧，而且带回六弟郭曖的口信，要暂时瞒住老夫人云云。

郭曜惊出一身冷汗，呆坐半晌，稍平心绪，便急穿衣服，往母亲处走来。他顾不得悲伤，脑子里唯一念头，是安顿好老母亲，之后再接待报丧人。“嗯，正好老母亲要上台山，就送她暂避一时，等家里料理完丧事，再接她回来慢慢相告。”郭曜主意拿定，一溜小跑，边走边叮嘱下人，让报丧的人稍等，并要下人严密封锁消息。他知道家人对二弟郭旰的感情，更晓得二弟乃母亲最大的精神支柱，为此他厉声叮嘱道：“谁要是走漏风声，伤着老夫人，家法是问！”

下人不敢怠慢，却又控制不住悲伤。有好事的就赶去查问，有的就钻到茅房悄悄地哭几声，如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霎时合家尽知。一时间，郭

府上下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日月也无光了，那长一辈的想郭旰平日的孝顺，平辈的想他的平日和善疼人，晚一辈的想他的平日慈爱，家中侍从下人想他平日怜贫惜贱、尊老爱幼之恩，如何能抑住悲伤！眼下想说不能，欲哭不敢，压在心头，揪心的疼痛。那浇花的碰断花枝，管车马的草料撒下一地，灶房里菜糊了，呛得人透不过气……整个郭府，一切都停顿了，沉默了，唯有枝头几声乌鸦凄叫，槽头骡马阵阵长嘶，揪得人们汗毛倒竖，心头泣血。

郭曜镇静下来，来到王氏夫人房内，对母亲道：“早两日听母亲说想上台山，去与慧月师父商量事宜，不知母亲打算何时启程？”

王氏夫人道：“这事——以后再说吧！”

“近日父帅要还乡，儿打算把郭府里里外外收拾打扫一遍，难免乱乱哄哄，惊扰母亲。”郭曜斟词酌句劝道，“母亲莫若先去台山，等儿收拾完立即接母亲回来。”

王氏夫人道：“潼关战事吃紧，想等老二郭旰的消息，没心思外出了。”

郭曜心中咯噔了一下，道：“母亲一生，经历牵挂父亲和我弟兄多少战事，都平安无事，而今多虑何来？”

郭曜尽量语调平和，生怕母亲看出什么破绽，因母亲提到二弟，他心里一阵疼痛，身上一软竟打了个趔趄，正巧妻子彩月走进，上前急忙扶住。

彩月是个直人，又心疼丈夫，乃直言道：“母亲就去吧……母亲一去，你儿就能安心办他的事了！”彩月想到丈夫的难处，兄弟妯娌间，又最喜欢二弟，为此，劝说间，竟两眼红了。

郭曜怕坏事，赶忙制止道：“你这是为何，倒像报丧！”说着以眼色示意，让彩月出去。

“啊？我倒成累赘了？”王氏夫人心里暗道，“不对，说不定有事瞒着我！”乃道：“家中有什么事就直言告我，我这佛家弟子对世间之事看得明、想得开，即便是生死大事，也是轮回而已，生即为死，死却为生！”

“母亲所言极是。”郭曜装出笑脸道，“儿就去安排，明天一早送母亲启程。”

王氏夫人虽觉有些蹊跷，但她一向谦和，又心疼儿子，不愿让他为难，便勉强答应。

郭曜见母亲答应，便去安排出发具体事宜。打发谁陪同，带什么药品，带多少衣物，住多长时间，以及坐哪辆车……都一一检点，尤其嘱咐



随身丫环，万一老夫人问到潼关战事，该如何应答，他都仔细嘱咐，生怕出一点差错。

第二天一早，王氏夫人吃罢点心，又让丫环带上经书——她要把经书上讲的生死轮回、因果相续等等过程，记牢背熟，以便回来讲给家人听。

正是金秋，风和日丽，郭曜率众送母亲上路。母亲被搀进轿车内，让打开轿帘，向送行的人微笑告别，细心的郭曜从母亲那谦和的笑脸看出一丝忧郁不安，他心头一震。

王氏夫人前脚一走，郭曜就赶快接待报丧的人，安排丧事有关事宜。报丧人传达了郭子仪的意图，郭曜就赶紧派人去拾掇坟地。坟地在村外山香里，是郭家祖坟。郭氏后人三择栖居，迁于陕西华县，却不忘这河东汾阳的郭氏祖坟。郭子仪的祖父、父亲都不止一次回汾阳祭祖，郭子仪也曾带郭旰回来祭扫祖先陵墓，而今，万万没想到……

郭曜不敢细想，也没时间细想。他遵父一贯教导，料理丧事也不敢奢华，却也不忍寒酸。诸事安排既妥，唯棺板一时拿不定主意，看了几副柏板，皆不中意。郭曜正在焦虑，恰好七弟郭曜赶了回来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东院花园花窖内有一副好板，卦山出的，是当年为老母准备的，而今不如先给二哥用了，老母以后再说，你看如何？”

郭曜一句话，点醒郭曜。先前郭曜、郭曜为准备造连发弩，在卦山选材，偶尔发现好板，郭曜便让郭曜运回，封在花窖，以备日后老母用，因老母信佛，弟兄们只暗暗进行，而今正好应急。

郭曜当即命下人领路，随郭曜来到东院，绕过书苑，进了花园，花园的南端便是花窖了。其实名为花窖，实为暗道，是深入地下的两孔窑洞，有门、有窗、有道，可通向外面的暗道，与郭家堡的地下村堡秘密相通，若遇非常情况，可应急应变。那次郭曜去太原领李光弼之命回来，就是由此暗道把郭家老小疏散出去的，当时他情绪是何等的激动呵！而今他忍着伤感，与郭曜随下人来到窖前，下人先入窖，打开门窗，高举灯笼，窖内霎时亮了起来。郭曜低首入窖，仔细看去，只见靠洞壁停着一副板材，帮底有尺把厚，木纹清晰，其味清香，双指一叩，声若玉石，随人无不称道。郭曜心情转了过来，当即命人抬出，连夜解锯造棺。郭曜一再叮嘱郭曜与下人、匠人，此事先不要声张。

郭曜哽咽道：“唉，目下诸事在身，说没空说，哭不敢哭，脑子已麻木，就是让哭也哭不出来了。唯一担心的是父母的身体，老母已瞒住，父帅还撑得住，只是这棺木恐有拂父意，我就擅自做一回主了，兄弟一场，情深意厚，也算为兄对二弟的一番心意。日后父帅倘若怪罪，我甘当受罚



了。”郭曜说着泣不成声，郭曜与匠人、下人都又流下泪来。

郭曜自觉万无一失，却不料，郭旰的妻子吴氏出了麻烦。

原来，郭旰妻吴氏身怀有孕，亦喜亦忧。喜的是为丈夫能留子女，接上香火；忧的是自己反应甚大，不想吃，不能睡，心烦身躁。心想，大嫂怀孕，大哥日夜在身边照料，而自己虽有下人陪侍，但丈夫远在疆场，平素孤单还熬得过去，而今孤苦，就觉委屈难耐。常常是刚刚入夜，就寂然而睡，偶然入梦，似觉丈夫在旁，刚刚亲昵，竟猛然惊醒。那日刚刚起床，洗漱罢，正欲出门，忽听云板四叩，就觉心惊肉跳，不祥预感骤然袭上心头，整日心神恍惚，茶饭不进。如此熬过一日，这天一早，她正趴在窗口，隔着窗帘，恰逢两个丫环走过，低低说到老夫人被送往台山如何如何，吴氏大惊，只觉心中似被猛戳一刀。稍稍镇静，又不敢相信，她咬紧牙关，耐住性子，就听外面一丫环继续道：“唉，二爷多好的人呀，是老夫人的心头肉呢……咱们都受不了，别说老夫人呢！”“你少说两句吧，莫叫二夫人听见了……”另一个丫环压低声音道。吴氏只觉一阵眩晕，摔倒在地，恰逢丫环走进，大吃一惊，急忙把吴氏抬上炕，又急请大夫赶来。

大夫切脉，脉弦，望脸面，潮红，舌质亦红。大夫遂说道：“不要急，不相干，是肝阳上亢，气郁化火，上扰清虚，发为眩晕，我给她开副药，平肝潜阳，滋养肝肾，就好了。”当下，大夫开了方子，因吴氏有胎气，剂量下得稍轻，且加了续断等几味草药，为固肾安胎，并嘱咐吴氏要戒躁保胎，方才离去。

吴氏一病，郭曜更谨小慎微，嘱咐家人、丫环勤加照料。

唉，唉，可怜的弟妹啊！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，可怎么对她说呢？郭曜踌躇再三，开不了口，也只好等父帅、郭暖他们回来再说了。



二 灵柩依乡俗，彩月惹事端

且说郭子仪一行离开京师，正是秋风落叶，衰水残阳。他们出潼关，越黄河，穿河东，奔汾阳。一路上，风餐露宿，风雨无阻，凄情如许。

车辚辚，马萧萧……郭子仪坐在轿车里，双眼蒙眬，似睡非睡，恍惚之中，仿佛还置身疆场，二子郭旰还飞马驰骋，伴于身旁……突然，一阵秋风，几声暮鸦，他被惊醒，望望窗外，一片荒原，更添几分惆怅。

秋风阵阵，暮鸦声声，郭子仪一行途经华县时，令车马在城郊停住，玉叶搀郭子仪下车，泱姬和郭暖陪同左右，郭子仪面向东方的华山、面向

孝
道

远方的父母坟茔，跪倒在地，向冥冥中的父母祭别，求父母在天之灵佑助郭旰儿的灵车平安回到汾阳。六十三岁的老者，从内心里呼喊，求助自己的父母护佑其亡孙之灵，不能不让人潸然泪下。恰恰此时，有一缕白气逸出，如絮如棉，升天而去。郭子仪信是父母显灵，遂又叩拜，许愿为父母重造新坟，另选墓碑。

这天傍晚，天淅淅沥沥又下起小雨，乡野一片昏暗，郭子仪一行回到汾阳郭家堡。郭曜按照父帅嘱托，没有惊动四邻，只有郭府的亲人家迎在村口。

汪汪汪……村口忽然响起一阵狗叫，霎时间，全村鸡鸣犬吠，一阵狂乱，不禁使人毛骨悚然。

泱姬、玉叶扶郭子仪下车，郭曜、郭晞等上前迎住。下车后泱姬嘱托玉叶不离郭子仪左右，以防发生什么意外。他们款款入村，郭暭、郭晤、郭映等兄弟几人在郭暖指挥下，移下郭旰灵柩，抬出遗体，护至郭府上房，在炕当中摆正。据说，这样摆放，眷属和子孙会得到同等恩泽和保护。弟兄们都强忍悲痛，不敢号哭，只默默流泪，生怕引得老人伤心。

当郭旰遗体抬进屋时，王氏夫人已在屋里恭候——她是早两天回来的。本来，郭曜把她送上台山，是想暂时瞒住她，等料理完丧事再慢慢告诉她。不料，她从慧月师父口里得知二儿郭旰殉国的确切消息，怕郭子仪承受不住，竟从台山连夜赶了回来。郭暭兄弟将郭旰遗体往炕中摆放时，她一直守候在旁，双目微闭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因她有信仰，又有了思想准备，较为超脱，反过来劝慰悲痛欲绝的郭旰媳妇吴氏，这是郭曜未想到的。

开始入棺了，按当地风俗，脸上蒙白布，头枕鸡鸣枕，身上“铺金盖银”，也即在死者身下铺放黄金纸，身上用红绸褥盖上，褥上铺白金纸。郭旰生前最喜爱的一柄宝剑也随之入棺了。

“死只是终止有限的生，而死却永远不会终止，肉体虽去，灵魂还在啊！”是夜，王氏夫人忍住悲痛安慰郭子仪道：“佛门常说：实则世间物体只有变化，并无生死，无始无终，无生无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去不来……”

王氏夫人的声音微微抖颤，郭子仪很理解她的心情，禁不住暗自流泪。

第二天一早，郭府门外，白白的纸幡高高飘扬，院内设下灵堂，两侧搭起了鼓乐棚，两班吹鼓手按时轮番奏乐。着素挂孝的家人忙里忙外，几路人马同时出发，一路去报丧；一路去请高僧来做法事，超度亡灵；一路

去请阴阳先生看风水、看坟址、定方位、定时间；一路则去准备棺罩、抬棺人、车马以及出殡招待宾客所用的一应酒食、器具、桌椅板凳等等。在郭曜的统一指挥下，郭府上下忙而不乱，井然有序。

郭旰媳妇吴氏虽已有思想准备，然事到临头，怎么也控制不住。她昨夜一夜没睡，滴水未进，躲在自己的小屋里，不敢高声啼哭，只是悄然饮泣。有几次窝住气，就昏死过去，家人又掐人中，又按胸脯，整整折腾了一夜。早上，家人向郭曜禀报，郭曜怕出事，就让自己的妻子彩月过去安慰。这彩月是个咬尖的女人，仗着自己丈夫在府中的地位，经常摆出主妇的架势，家人们都惧她三分。她进了吴氏屋里，握着吴氏的手劝道：“你忍着点吧，人已去了，不能复生，你看这丧事多气派，这就是福气，千万忍住点，别让二老难受，啊！”吴氏甚觉委屈，一口气上不来，顿时又昏死过去，家人又是一阵忙乱。

恰巧泱姬走了过来，听见彩月这番话，就觉不近人情，待吴氏醒后，她给吴氏按摩，边按边说：“我给你按按，你全身放松，要想哭，就放开嗓子哭，没事，哭哭就好了！”

彩月一听，心中老大不快，当初郭曜负伤，泱姬随回来陪侍，总爱显摆，常惹她醋意大发。目下，她就以为泱姬又故意给她难堪，脸面就挂不住，便甩话道：“好话谁也会说，哼，若再勾得父帅伤心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不让她！”

泱姬不和她计较，只缓缓道：“老令公没事，只要大家心里舒坦，他也就舒坦了！”

泱姬话刚落音，吴氏“哇”地一声哭出声来，家人也都跟着呜呜地哭起来。

彩月生气出门，恰巧郭子仪走过。郭子仪一早起来，郭府上下一片沉闷，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就感觉不对——毕竟是办丧事，不闻哭声就不正常，也不合礼制。眼下，媳妇屋里传出哭声，他才长长吁出一口气，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些。

彩月看在眼里，便气哼哼离去。吴氏哭了一会，果然轻快多了。泱姬帮着她擦了擦鼻涕眼泪，就和家人扶她到院内灵堂前焚香烧纸。吴氏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，郭府上下男男女女也哭成一片。

这郭旰虽是常年在外，随父征战，不经常回府，但对府中上下总是一视同仁，人缘极好，人们想着他的种种好处，甚是悲伤，然怕郭子仪及老夫人伤心，不敢放声哭泣，忽听院内哭声一片，也便都放声大哭起来。一时间，郭府内外，乃至整个郭家堡，到处都是哭声。

按照汾阳这一带的习俗，死者的晚辈亲属、儿孙，统称孝子、孝女、孝孙，都穿孝服，然摔盆拉灵则需亲生儿子或义子。所谓摔盆拉灵，是灵柩出殡时，主丧的孝子摔一瓦盆，叫做“摔盆”，然后“起灵”。起灵后，主丧的“孝子”拉着灵柩的白布在柩前领路，称为“拉灵”。郭旰无后，这摔盆拉灵的人就一时不好定，恰有郭曜的次子郭锋，虽才十多岁，却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他愿做郭旰叔父的义子，并担当摔盆拉灵之任。郭曜甚喜，及时领他去见爷爷奶奶，时王氏夫人正在上房与做完法事的和尚说话，郭子仪则在书房为郭旰儿写祭文。郭曜担心儿孙们的哭声刺激两位老人，没想，两位老人随着一阵阵哭声，内心的哀痛似乎也在一点点化除。郭曜见父亲伏案挥毫，踌躇不前，他一把没拉住，小郭锋竟一下跑了上去，叫道：“爷爷，爷爷！我要给二叔拉灵！”

郭子仪停住笔，看了郭锋一眼，又看看他身后的郭曜应道：“嗯，好，好！”

阴阳先生很快就来了，他依据郭旰的生辰八字、年岁属相、死亡时间及家眷详情，又根据天干地支，测算一番，确定停灵三七二十一日。郭曜及时禀报父亲，郭子仪觉得时间有点长，铺排过大，影响不好，且不好掌控，易发生意外，就请来阴阳先生商量道：

“我出生的华州，丧期多为七天，咱们这一带是怎么定的？”

阴阳先生道：“咱汾阳这一带也讲‘排七’、‘排九’，是指普通百姓而言，而有一定官职的，则不少于十三天，郭旰将军有老令公您这样的父亲，又身为大唐功臣——”

“入乡随俗吧，就以十三天，你看如何？”郭子仪打断他的话道。

阴阳先生跪地道：“老令公乃大唐福将，万事万物，神神鬼鬼，都听您老调遣，您老说十三天，就十三天了！”

“好吧！让死者入土为安吧！”郭子仪扶起阴阳先生道。

丧期既定，各项准备事宜，也都抓紧进行。

这天，正是首七第四日，朝廷掌宦官先备了祭礼派人来，然后朝廷命官坐了轿车，鸣锣开道，赶来上祭。早有人报回府中，郭锋就领着一班孝子孝孙，拄着柳木哭丧棒，早早跪在郭府门前，号哭迎接。两班吹鼓手也早早在府门两侧，轮番高声吹奏。

朝廷命官被迎到灵前，首先宣读了圣旨，追封郭旰为兵部侍郎，谥孝王。郭子仪率全家谢主隆恩，并立即命人取下灵牌，自己亲自挥毫将灵牌改写为“大唐孝王兵部侍郎郭旰将军之灵位”，官位显赫，字又灵动，一时给丧事增色不少。

随后，命官又交代：请泱姬作为朝廷特使主持出殡，一应事宜请泱姬多多费心，有何需求及时报回朝廷。泱姬接旨谢恩。



三 郭旰肉体去，灵魂依然在

转眼出殡的日子到了，这天全村百姓家家户户都停火熄灶，来郭府为郭旰送殡。午时三刻，是切祭的时刻，所谓切祭，是把摆在灵前无数张桌子上的各色各样的贡品收起——这是全村百姓送来的。切祭之后就该起灵了。切祭前安排宣读祭文，这祭文郭子仪早就写好了，是传达他的心声，是对逝者的哀祭，也是对生者的期望。

天气挺好，秋阳照得暖暖的，郭子仪及夫人王氏带着一班儿女、孝子孝孙站在即将切祭的祭桌前，桌上各色各样的贡品，琳琅满目，院里院外送葬的人群，黑压压一片。人们大气不出，空气仿佛一下凝固了，天地异常宁静。郭子仪微微抖颤的大手举起祭文，郭曜双手接过，递给泱姬，泱姬双手高捧，用她那清脆的嗓音，开始朗朗宣读：

天恩浩荡，佛歌高唱；
四乡百姓，聚于一堂。
祭我郭旰，悼我儿郎；
抚今思昔，泪落神伤。
少年随父，驰骋疆场；
身经百战，功盖八荒。
天寒剑折，血泪沾裳；
野宿魂惊，水冷骨伤。
护驾北都，天地震荡；
收复两京，日月生光。
誓保潼关，英年早亡；
大唐精魂，烈烈扬扬。
圣上追悼，谥号孝王；
百姓哭祭，声惊四方。
继儿遗志，孝子满堂；
苍天泪别，任重路长。
莫负圣恩，莫负众望；
齐家治国，保我大唐！